



現時內地網絡文學大行其道，亦招來頗多微詞，更引發「文學已死」的感慨。不過，在著名作家孫甘露看來，「新潮」與「傳統」並非完全對立，傳播促進表達，更多的讀者、更大的傳閱量，同樣會激發寫作慾望。至於對內地文壇青黃不接、年輕作家不夠深刻的指摘，他認為，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自己的表達方式，內地青年作家群體中亦有諸多實力幹將，再假以5至10年的閱歷，他們很可能將完成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
新鴻基地產推出的全新文化平台「新閱會」日前在滬啟動，旨在面向全年齡段讀者推廣閱讀。與「新閱會」攜手揭幕的還有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，該項賽事至今已扶助33名年輕人發行了首部個人作品。今年，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由香港、內地擴大至台灣和澳門地區，全面向兩岸四地年輕人開放。

「新閱會」與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受到眾多知名人士支持，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孫甘露等均率先加入「新閱會」，並在首場講座上分享閱讀心得與創作體驗，更鼓勵有志創作的年輕人勇敢開啟創作之路。孫甘露此後還在上海接受了本報專訪。

#### 大範圍傳閱，或是優秀作品的「催化劑」

談及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，孫甘露表示，過往幾屆比賽參賽選手十分多樣，來自美術、攝影、設計等各個藝術行當，作品亦不局限於文學領域，話劇、電影等跨媒介作品均有涉及，這對創作而言是好事，因為藝術門類原本就相通。惟內地各類文學網站如雨後春筍，若以互聯網平台，發表得意作品並非難事，是次大賽優勝者得以出版紙質書的「誘惑」，在互聯網時代又有幾多？孫甘露倒認為，紙質書情結不容小覷，傳統出版資源有其稀缺性的一面，故令人趨之若鶩，哪怕是功成名就的網絡作家，亦想一圓「出書夢」。

根據最新出爐的《國民閱讀調查》數據，2013年中國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為4.77本，遠低於韓國11本，法國20本，日本40本，以色列64本。有人將國人乏善可陳的閱讀量歸罪於互聯網，將網絡視為閱讀天敵，在孫甘露看來，網絡確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閱讀習慣，但這種影響並非完全負面，沒有互聯網的時代，不閱讀的人，還是不閱讀，但從另一方面來講，互聯網也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寫作熱情。

「幾十年前大家或許只是寫寫日記、小說，若是願意，則在朋友間小範圍傳閱，而現在則是於博客、微博、微信上全民寫作的時代，且傳播範圍很廣，無論是否相識相熟，均有可能讀到這些文字，從傳播可以促進表達的角度而言，大範圍的傳閱，可以激勵一個有寫作慾望的人筆耕不輟，或是一部優秀作品的『催化劑』。」

至於亦有評論指，如今物慾橫流，難以靜心寫作，幾乎不可能誕生好作家，孫甘露認為，寫作並沒有最好的時代與最壞的時代，任何時代都有可能出好作家，藝術作品當然會受到大環境的影響，然歸根究底仍是私人化的體驗，倒是在「全民寫作」的時代，嶄露頭角未及過往容易而已。

#### 80、90後作家缺乏令人耳目一新作品

以韓寒、郭敬明等為代表的80後作家，粉絲雲集，在文壇賺足眼球，一批90後作家也有崛起之勢。但業界同樣有批評聲音認為，新生代作家缺乏思想深度，至今未有震驚文壇的代表作出爐。作為文壇前輩的孫甘露，則對後生愛護有加。事實上，孫甘露日前亦出任《萌芽》、《略知一二》雜誌社長，上述雜誌在內地是知名青年、青少年文學刊物，其中趙長天主持《萌芽》工作時舉辦的「新概念作文大賽」更是孕育新生代作家的搖籃，韓寒、郭敬明等均自此出道。

與新生代們過從甚密的孫甘露，對前者十分熟稔。他說，與之交往的80、90後作家，不乏優秀者，他們這代人從小即生活在都市中，生活經歷不如上一輩人豐富，但這並不妨礙優秀作品的誕生，自寫作角度而言，任何題材都可以出挑，區別僅在於有沒有寫好，「海明威寫《太陽照常升起》，來源於他在巴黎遊蕩、喝酒、聚會的經歷，所以不能憑借素材判斷作品的價值，每代人都有每代人自己的故事，有每代人自己的表達方式，有每代人自己的代言人。」

不過他亦坦言，80、90後作家群體規模可觀，但迄今為止確實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，考慮到他們的寫作生涯還剛剛起步，相信未來也必將迎來成長與蛻變。在他看來，現在的青年作家，邊寫作、邊翻譯，是很好的磨練，再假以5至10年，積累更多人生閱歷，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完成其一生中最為重要的作品，「優秀的作家代表他自己、以及他們那一代人，但又不限於時代與個人，只是這些感悟尚需人生歷練。」

作為上世紀80年代內地「先鋒派」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孫甘露曾以「詩化的故事」，探索漢語言豐富的可能性。不過，叱咤文壇的「先鋒派」，現在似乎甚少有人提及。被冠以「先鋒派」的稱號，孫甘露不以為意，他說，其實組成「先鋒派」的作家們，特點各異，但卻被歸為同類，這個派別的定義正確與否暫且不論，故所謂「先鋒派」的式微，也無從談起，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閱歷的積累，自然會滋生新的想法，這會影響到每個人的藝術風格，這批作家現在都已進入50至60歲，寫作風格也早已轉變，若我自己再寫小說，亦不可能完全參照過往的模式，凡此種種並不能被理解為對『先鋒派』的背叛。」

# 上海作協副主席孫甘露：互聯網對閱讀影響並非完全負面



又稱新潮小說，主要是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，一批具有探索 and 創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所創作的「新潮小說」，除了孫甘露以外，代表作家還有馬原、洪峰、殘雪、扎西達娃、蘇童、格非、北村、余華等。

#### 先鋒派小說簡介

孫甘露，1969年7月10日出生於中國上海。1989年發表成名作《訪問夢境》，隨後以《我是少年酒壇子》和《信使之函》令其成為「先鋒派」的代表人物。主要作品還有《請女人猜謎》、《呼吸》、《天花板上跳舞》、《憶秦娥》、《比緩慢更緩慢》、《上海的時間玩偶》等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俄、意等譯本，被收入海內外多種文學選集。



■「新閱會」暨第五屆「年輕作家創作比賽」內地同步啓動（右三：孫甘露）

## 讀書無禁忌

年輕人該讀什麼書？孫甘露的建議是「百無禁忌」，「書籍的世界和我們置身其中的真實世界一樣，是無所不包的，讓我們毫無禁忌地接觸那些經典、有價值的作品，包括同時代人所創造的生動、富有活力的作品。」

他回憶，自己的青少年時期比較特殊，若要獲得書籍，並非易事，但現在的年輕人卻可以自由選擇五花八門的書籍，着實應歸功於開放的時代。至於在如此之多的圖書中，該作何選擇？在他看來，「列書單」並非明智之舉，因為閱讀體驗因人而異，讀書應當百無禁忌。

「閱讀既有公共性的一面，也有很私人的一面，每個人閱讀的道路，進入的方式是不一樣的，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包羅萬象的閱讀計劃，可以提供給每一個具體的人，因為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亦不盡相同，」孫甘露以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傑斯對閱讀的描述為例，「他寫過一本書叫《現代小說99種》，為什麼是99呢？因為他

再留一本讓你自己來選，一共是100本。」

特別對有志於從事寫作事業的年輕人而言，孫甘露認為，更要拓寬閱讀視野，最好可以閱讀各式書籍，涵蓋歷史、學術、文藝理論、傳記等等，因為視野在寫作中將是至關重要的。他並鼓勵，喜愛閱讀的年輕人，可以提起筆來寫作，通過寫作可以更深刻地領會閱讀的內容與意義。

在信息爆炸的時代，亦有沉迷於此的網民一刻不停地閱讀網文，但這樣的閱讀方式，孫甘露並不贊同。他表示，閱讀最好能夠保持一定的時間長度，並有計劃地持續閱讀，如此也可獲得健康的精神狀態，總之進行相對持續、穩定的閱讀，才是上策。

現在孫甘露同時還擔任上海書展「國際文學周」總策展人，並於過去幾年，邀請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法國作家勒克萊喬，愛爾蘭作家托賓、英國國寶級作家傑夫·戴爾等眾多國外名家來滬，參加讀者見面會。但他直言，諸如此類的閱讀與互

動，更應當是常態，而不僅僅局限於一年中的短短一周。

正是有鑒於此，他今年還協同出版局等各方策劃了思南讀書會和思南書集，每周末在上海市中心的思南公館，設置流動書攤供市民購書，並風雨無阻舉辦以文學為主顯讀書會，短短幾個月間已成功將孫頤、王安憶、格非、葉兆言、金宇澄、法蘭西文學學院院士達尼·拉費黎葉（Dany Laferrière）等一批優秀作家和學者列為座上賓。

「每周一次，一年少說也有50多場，」孫甘露說，如今網絡購書雖然方便，但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交流，「上海作家資源很多，應該與讀者的需求對接起來，周末逛逛書集、聽聽講座、喝喝咖啡、會會朋友，也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。」他亦表示，參加到閱讀推廣的活動中，也會促使自己不斷去閱讀、了解新的作品，「這不是一個單向付出，反過來，我也深受影響，並樂在其中。」